



見樹·見山·見林

文 ■ 卓亞雄 ■ 前聯合報高級記者

「見樹不見林」是大家熟悉的一句成語，不過我認識森林的過程卻顛覆了這句成語，或者說是另類解讀，真是從認識樹起步。

民國70年投身新聞界，報社要我跑內政部，重點當然是選舉，當時還在戒嚴時代，選舉很敏感，這是看重我這個菜鳥，偏巧我不識抬舉，對強烈凸顯人性鬥爭、醜惡面的選舉、政黨等新聞不感興趣，當然還是盡到記者責任交差，不過不再做加值；反倒是內政部的其他業務諸如營建、勞工、社團、民政……等等都大感興趣，尤其是剛剛萌芽的保育觀念，直覺入了寶山，卯足了勁日以繼夜的投入。

那個時刻是國家公園的籌備初期，有幸認識許多保育圈的朋友，動物、植物、森林、環境、地質等非政治領域的學界朋友幾乎「一應俱全」，他們都是關心台灣島保育問題的先行者，當時橫互眼前最要急迫推動的是原始林停止伐木。

一、伐木是貧困年代的原罪

其實我不那麼怪罪民國70年以前的大量

伐木，6、70年代台灣能夠有能力往前衝，十大建設，中鋼、中船、高雄加工出口區、竹科園區……一個個的金雞母在台灣島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來，是該感謝先前守護台灣島的珍貴木材，它們被伐除，裝船外銷，換成外匯存底，換成經濟成長的動能，我們享受經濟成果的這一代應該感激。

沒錯，這確實是典當環境換取經濟成長的本錢，現在看來似乎不太應該，但在之前的那個年代，政府遷台初期極度困頓，哪來的本錢發展經濟？這好像窮困人家孩子要到台北念書，家裡只得把幾隻生蛋的母雞賣掉換錢，孩子唸書有成，難道該怪媽媽當年賣雞？該感謝的是那幾隻母雞的犧牲。

台灣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本時代，1912年從阿里山區運出一車車珍貴林木。阿里山的「樹靈塔」正是日本人為大量砍伐檜木的心虛、虧欠、甚至心驚，才建塔以告慰樹靈。不過，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後伐木並未終止，當時的「以農林培植工商」響亮口號，合理化繼續砍伐原始森

林，捨棄運材鐵道，改以一條條林道開闢，更深入原始山林，更徹底的砍樹，以致台灣森林全面淪亡。

二、林道上深刻感受這是險路

因為採訪，認識陳玉峰、賴春標、徐國士老師、金恆鑣老師等獻身遏阻山林殺戮的學界及護林人士；好幾趟搭運材車走林道顛簸入山，那可是有生命危險的，材車一個突來的煞車，我們這些搭便車的乘客可是有被木材「擠扁」的危險，這可是確實發生過的慘劇；這麼深刻地去感受原始林，更對在伐木大鋸沒有絲毫遲疑下倒伏的樹靈感受深刻，拿「山林悲歌」來形容，一點也不誇張。

伐木真是讓林業人員因為業績亮麗而一無憂心？我覺得倒也不是。一次大雨過後入山，站在林道一側的觀察，覺得伐木的前景就像行駛林道的運材車，隨時都會墜下山谷。當我看到20噸的運材車至少超載1倍，行駛忽高忽低、崎嶇不平的林道，爬上陡坡後應付險峻的下坡，材車司機猛地把方向盤往山壁打到死，之後雙手放開方向盤，讓地面先前壓出深深的轍道把前輪扭進去，材車猛地一震滑進轍道，勉強過了一關；我的天，眼前这一幕，材車司機鬆手放開方向盤，豈不表示性命交給山神決定？

林道上體會原始山林危在旦夕的景象讓我顫慄、心驚，直覺以為我們只看到伐木可以換外匯，卻不知道材車每一個上下坡，都面臨一次墜入深谷的危險，這豈不意味著國家的前景竟也在走險路？材車在林道這樣行駛下去，

墜谷不會是意外，不該再這樣砍伐下去，國家的經濟發展也不該下這樣的險注。

之後的幾年除了寫文章，我也投入護林、呼籲停止砍伐森林運動。曾經在植樹節穿著台灣黑熊的布偶裝，與林俊義老師一起在立法院前發傳單，為台灣森林請命；也曾經應林務局邀約，與金恆鑣老師一起到各地林管處與基層林工座談，溝通森林不應再這樣砍伐下去。

三、說服老林工放棄殘材處理

遊說基層林工停止伐木在當年可是有風險的，記得當時有位老林工這樣威脅我：「進林班被『鋸』死不好受哦！」我沒怕到，覺得說服他是最重要的，也進一步瞭解一輩子靠森林過活的人，很難從伐木營林走出來；林政單位礙於社會輿論，就算不再高張地持續過去伐木的行徑，換成殘材處理、林相改良、擇伐的一大堆名目，其實還是一樣砍樹。

賴春標、陳玉峰這些人為了遏止繼續砍伐原始林的付出真是讓人敬佩，甚至到了有幾分宗教徒狂熱的味道。這批人的努力直到民國78年植樹節終於看見成果，當天近千人走上街頭為森林請命，林務局終於在當年7月由事業機構改制為公務機構，預算改為公務預算後就不必靠伐木的收入養人，這才宣布禁伐天然檜木林，結束長達76年之久的伐木營林。

致力於改變營林伐木政策的同時，也進一步體會到樹與人的關係。記得是74、5年間，澎湖為了冬天凜冽刮人的西北風，打算



在馬公島的西北邊修一道4公里長、3公尺高的長牆，希望能擋住大陸吹來駭人的西北風。當時我很幸運的讀到徐國士一篇名為「樹也有情」的文章，大意是說民國38、9年部隊剛駐防金門，那時金門這個花岡岩島真是一片孤寂，寸草不生，部隊推動綠化金門，樹苗栽下去，並不就能期待一片綠蔭到來，這全靠阿兵哥的愛心灌溉。

四、人守護樹 樹回報一片綠蔭

當時，一陣西北風暫止後，阿兵哥就抱著裝了水的臉盆、鋼盔趕緊去洗樹，把樹葉上的鹽分洗掉，這當然很辛苦。阿兵哥對樹寄以深情，那些樹苗也就爭氣的成長，回報金門今天的濃密綠蔭。這篇文章告訴我，樹與人是相互地守候著，互相付出愛心，也就互相守護出永恆。

進一步認識山，是74年的登玉山。不必描述那時已略呈中廣的身軀，體力在晝夜顛倒的日子快速耗損，行前訓練又是零，就這麼貿然想「攻」頂，這不只是狂妄，對山的不敬，更是高估自己，很「非生態」的。

一路上的狼狽可想而知，即便輕裝，仍然一路眼冒金星，牛喘不已，才出鞍部登山口就掩飾不了狼狽，這麼一路踉蹌上山。當時腦海雖浮上「人在山中便是仙，攀上山頂我為峰」這句漂亮話，但我只意會到喘氣、汗水、眼冒金星，全然沒有什麼芬多精、蟲鳴、鳥叫，登頂過程狼狽很難熬，但一路上的天際線、白木林、雲霧、沁骨山風…卻每每讓我回過神來驚嘆。

再沒有見識過大山，在塔塔加登山口一樣會感到敬畏，山是這麼的崇偉，這麼樣的好客，張開雙臂歡迎每一位山友，山神守護著山友，山友膜拜著山神，這是人與大自然的無邪對話。

五、登玉山的狼狽經驗

對登玉山的狼狽，下山後痛下決心運動，不能再頹廢下去。家住在台北東區四獸山旁，出門100步就是登山口，這麼好的親山環境絕不能浪費，自此每天1小時，休假就上九五峰的日子。郊山雖不比大山壯闊雄偉，但長期行走山林倒也有不少體會，把人突出於萬物的無知拿掉，萬物就變得如此親近。

在山上「做仙」是很大的享受，疾走的過程，周遭是空的，因為打攪了草木蟲鳥；在山徑上停下腳步，5秒、10秒過後，蟲鳴、



(圖片) / 高遠文化 攝影 / 楊美娟

鳥叫好像扭開了開關，一下子全放出來，那個傾聽自然的感覺真是好；一個體悟，草木蟲鳥覺得不被打攪，不受人的干擾後，就會愉悅的唱歌、講話，這就像賞鯨船，到了鯨豚棲息的海域，得關掉馬達慢慢等待，鯨豚不覺得有「閒雜人等」，就會快樂的嬉戲，讓人看。因此，我建議把些常用的詞顛倒一下，例如「賞鯨」改為「鯨賞」，是鯨豚願意給妳看；同樣的，「賞鳥」改為「鳥賞」，你一路收音機開得老大聲，鳥早被嚇得躲起來，哪要讓妳賞。

四獸山是個海拔不到400公尺的小郊山，歸羅東林管處管轄，面積不大，當然不會有造林，維持著高純度的原生面貌。每天爬四獸山，並未察覺原始雜木林的珍貴，也沒去細細體會雜木林的物種多樣性，直到有一次上杉林溪，第一次去大名鼎鼎的杉林溪雖然不能說是朝聖，但總覺得會有比四獸山精彩的感受。

六、原生雜木林生意盎然

感覺正恰相反，杉林溪由於幾乎全是造林地，林相單一，連帶的物種也少變化，印象很深的是一路上幾乎沒有看到鳥類，昆蟲也只有我稱之為「鐵線蟲」的一種，就像一根鏽鐵絲在地上蠕動，有些像蚯蚓，但頭尾一樣粗細，看來有些噁心，這個不愉快的感受，讓我匆匆結束杉林溪的造訪，也深刻的感受到雜木林每個樹種、物種的環環相扣、緊密依存，經營出強健的生態系是人造林遠不能及的。

從接觸山到認識森林是個漫長的過程，山有著無私的胸懷，森林卻因為人的介入、營林而難褪利益色彩，為了利益，當然就失掉原始山林的無私。即便近年停止伐木，仍有愛玉子、樹藤之類森林副產品的有價收入，因而山林還是不得安寧，不時傳出林政單位外包的清潔工夜裡公然在森林裡狩獵，槍聲此起彼落，山羌、長鬃山羊命喪槍下多到不是新聞。

對森林有了更多的接觸後，反倒不那麼擔心盜獵，因為保育的觀念已經萌芽，「山產」不是那麼樣的吸引人，甚至認為那樣的消費是不文明，盜獵只侷限在少數人，這些人也不敢大張旗鼓。尤其，一些公路界前輩睿智的決定有些林道路斷不修，「環路於林」，大大減少車輛、機械力深入山林破壞的機會，讓山林休養生息。

七、難以溝通的「嚴禁煙火」

接下來的憂心其實更讓我無力，因為這得挑戰大多數人存在許久的認知。台灣經濟發展初期的幾十年，森林是可以換來巨額外匯的，因此，保護森林就等於保護金雞母，會危及森林的火當然被劃上個大「叉」，森林絕對禁止火的存在，這是持續至今人們對森林的第一個認知，幾十年只有加強灌輸，沒有絲毫不同的質疑；每條進山步道口，一定有林政單位「嚴禁煙火」的告示牌。

這當然不對，火是森林演替的重要因子。瞭解森林與火的關係是一次遠赴美國蒙大拿州米素拉市的參訪，美國農業部「火與



森林實驗室」設在該市，實驗室的負責人郝慰民博士是我老友，與實驗室的科學家交談，才知道火對森林有多重要；一定要拿掉火這個因子，對森林的演替有很大的傷害。

例如，松樹的毬果通常要攝氏42、3度才會爆開，讓種子散布出去，接觸到土壤、水分，進而萌芽，開始下一個世代的傳承。但在台灣，常態上即便夏天也不太可能有攝氏42、3度的溫度，更糟糕的是，森林長期嚴禁煙火，地表的落葉層非常的厚，即便松樹毬果爆開，種子也接觸不到土壤，也沒機會碰觸水分，沒有機會展開世代傳承。

八、火該是森林演替的因子

火對森林的意義被認識，關鍵的事件是1988年美國黃石公園大火，以往的認知總認為火災對森林會是個浩劫，但黃石公園火災後，生態學者長達10年仔細記錄物種變化，發現無論維管束生物、微生物、植物甚至食物鏈上層的哺乳類，都有漸次、明顯的增加。毫無疑問，火對森林做了次「大保養」，拿掉一些妨礙演替的障礙，沒有機會接觸土壤、陽光與水的種籽獲得新生，森林因為許多物種的新生而增加了多樣性，讓森林健康起來。

1993年玉山也曾有場大火，延燒塔塔加一帶約三百公頃林地，可惜的是火災後只著眼於林地復育，而且是以感熱衛星為主要監測工具，觀察到箭竹的林緣效應，卻未去觀察生態系的復育情形，平白放棄了一次讓人們瞭解火是森林關鍵、重要一員的意義。

一趟林業試驗所福山保護區的參訪，讓我對森林的瞭解從地表擴及地表以下。福山植物園是「借用」東、西哈盆溪兩支流中間百多公尺寬的河階台地開園，地的主人，是老天爺給哈盆溪行水用的，所以，沒雨或少雨時，植物園孕育原生植物，暴雨來臨，就還給哈盆溪行水；地上復育生物，地下涵養水源。

九、福山展示森林與水的巧妙結合

讓人嘆為觀止的，是河階台地的地質結構是厚達十幾公尺的礫石層，孔隙很大，蓄水能力極強；因而，源自阿玉山南麓，每年降雨日超過200天的這塊水源保護區，雖然河川短促落差很大，但豐沛的雨水只有極小部分或在連續大雨時有地面逕流，其他多數時間都轉入地下成為伏流，大量的被保留在地表下礫石層構築的地下水庫裡，再徐徐補注回南勢溪，進入翡翠水庫成為優質飲用水。

福山地下水庫不止關係到大台北盆地5、600百萬人口所需的水質、水源得以確保，更重要的是極端氣候越發頻繁的暴雨肆虐時發揮滯洪功能，否則一天1,000毫米雨量循南勢溪、新店溪灌進台北盆地，不淹才怪。

十、森林應站上國土保安的高度

森林呵護著大地，除了綠地、景觀、遊憩、孕育動植物的多樣性環境，其實更重要的功能是國土保安。九二一地震重創台灣，

嚴重的程度幾乎是山體碎裂，不但土石流發生機率大增，山頭上巍巍顛顛的「浮石」不時可見，太魯閣峽谷更是以每年1.5公分的速度抬升，再加上台灣地區極端氣候愈為加劇，讓國土安全的問題不但愈發嚴重，且應變的空間也相對緊縮。

國土保安的關鍵工作當然是提高台灣的森林覆蓋率，只有提高綠覆率，才可能讓極端氣候的強降雨慢下沖刷的腳步，雨下下來，葉

冠截流4分之1，地表落葉層也截流4分之1，另4分之1滲入土壤，只有4分之1是地表逕流，必須要回復到這個正常的水文節奏，才可能減少災害的發生。以目前高海拔山區裸露地、自然崩坍地還在增加，

樹、山、林與人一起建構一個友情天地，人愛樹、愛山、愛森林，樹、山、林會傾其所能的守護人，給人一個安全、美麗、幸福的家園，千萬別忘了「樹也有情」。



(圖片／高遠文化／攝影／楊美娟)